

序

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是從鄉村到城市。很自然的，首先被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們所描寫的是農民。現在，我們控制了許多的大小城市；將來，還要控制更多的——所有的大城市。「爲什麼沒有寫工人的劇本呢？」這要求，日漸的普遍，日漸的迫切了。

作者是一個「改了行」的文藝工作者，寫劇本經驗更少，因爲居住在城市，崗位工作又有些餘暇，所以大胆的，近於不自量力的做了一番嘗試；下工廠不過半月，也只是訪問式的搜集材料：能寫出來的，自然是「一顆青杏」——這就是「煉獄」。取材於哈爾濱市電車廠，主題是窮敵僑統治下工人階級所受的壓榨和反抗。它的原名是「歸正」——寫一個工人打算從客工變爲正式工人，中間所受的折磨；折磨受盡了，終於還是「歸」不了「正」；最後，他英勇的反抗起來——因爲和「改邪歸正」的「歸正」字面上很混同，所以改成現名。我所至誠的希望着的，是它能够成爲一塊「引玉之磚」。

我清楚的知道，它也只是一塊「引玉之磚」。

在修改中，市委唐景陽同志對它提出了寶貴的意見。在首次排演中，總工會張承民同志保證了全部的物質供給——這對所謂「行政上不關心文藝工作」，是一個事實的駁斥——。金治同志在百忙中給畫封面。在這裡，謹向他們和幫忙搜集材料的「哈大」冷岩、李士勤、張靜波、于大凡、劉士穎諸位同學致謝！

晉皖 一九四八「六，六」教師節，於東北科學院。

人物表

(共三十四人)

王玉厚 二十五歲，鉗工，爲了妻子，爲了生活，他不能不用超人的忍耐壓抑着他的憤怒和反抗

(簡稱王)。

王母 六十歲，一位看透了吃人的舊社會而又無可奈何的倔強的老人(母)。

王妻 二十歲，精明強幹，進取心很旺盛，她還有些懷疑社會是否真像婆婆說的那樣壞(妻)。

張德山 四十五歲，鉗工，對敵人走狗堅硬如鋼鐵，對階級弟兄慈愛如母親，久歷風霜，精通世事

(張)。

山本 日本浪人兼中國通，能說流利的中國話，工場主任，(四十歲)。

吳延壽 二十七歲，翻譯，山本的爪牙，他總是企圖謀害你還讓你感激他，但他做的並不妙(吳)。

吳妻 二十三歲，她具有出色的艷麗和無恥，是吳延壽「好內助」。

李明義 三十五歲，工頭，吳延壽的一匹獵狗，兇惡，鄙卑而又怯懦(李)。

工人甲 二十四歲，捲煙部工人，好作無謂的剖白(甲)。

乙 二十一歲，鐵工，是一個所謂「楞葱」。

丙 四十二歲，旋床工人，積極的破壞者。

丁 十九歲，車台組學徒。

戊 二十歲，檢車工人。

己 鉚工學徒，十七歲。

庚 十五歲，木匠學徒，一位活潑的青年工徒。

(另有第二幕第一場前合工作工人數目約六名)。

車掌 十六歲的新手(掌)。

其他 鄰人二男(甲，乙)一女(李人娘，五十多歲)。警察五人，職員、醫生、老媽、雜役各一人。

在哈爾濱市大動脈裏流動着的，
都是你們的熱血！

——謹以此，獻給電車廠全體工友，職員們。

晉駝

一九四八·二·二九日深夜·於哈大。

第一幕

時間：一九四五年早春

地址：王玉厚家

佈景：炕上有破舊被褥和很明顯是一些攔來的針織活，如很多破襪子等等。炕下有破桌一，破

椅及凳子三四個；洋鐵爐、煙筒及煤球，馬糞若干，但未生火。

幕啓：炕上孩子哭（後台效果）

妻：（持碗筷，急忙跑上）呀！小崽子，嗓子都快啞啦，媽要是不去吃粥，媽要是餓乾巴了，還有奶給你吃嗎？你看，手臉都凍成這個樣子啦，媽給暖暖（坐下奶孩子一面縫活）。

王：（上，行動遲緩，坐椅上，一語不發）

妻：咋的啦？見着李大舅啦？

王：見着啦，妥啦。

妻：你說啥？安啦——就是交通會社嗎？

王：是。安啦。還是個臨時的，一天才給兩塊錢，買不了二斤包米麵，學手藝有陰用！

妻：才上去，先別嫌掙的少，省得擔心抓勞工，省得天天去趕粥鍋，吃這碗下眼皮子

粥——（興奮地）咳，一個八杆子打不着的李大舅，在街上碰見啦，想不到還真能得上他的勁啦。

母：（嘮嘮叨叨的上）打我？你敢！就這麼推推搡搡的就不行！窮了人窮不了志氣，喝

你們一口粥，就比你們小三輩啦……（咳嗽）

妻：媽，又咋的啦？

母：你回來以後，我想早一點回來抱孩子，好讓你做活，跟前邊一個小畜兒說好啦，

我倆換了換地方。戴眼鏡的那小子嫌我往前擠啦，嘴裏不乾不淨的，說：『晚一

會兒就餓死你啦，就你這個死老婆子挑皮搗蛋』（咳嗽）人有臉，樹有皮，我是

一個六十歲的人啦，我能讓他嗎？他來推我，我上去就給他一巴掌，他舉起文明

棍想打我，我說：你敢動我一指頭，看我窮老婆子不把你鬧個底朝上！別人過來

拉開啦……（咳）

妻：媽，誰讓咱窮到這個樣子，喝人家一口粥，總是跟人家吵架。

母：用不着你小毛孩子多嘴！喝他們的粥？你知道他們的粥是打那裏來的？

（接過孩子去抱）

妻：還不是人家萬字會的？還不是人家那些大老官兒們捨善捨來的？

母：捨善！哼！他們那一個不是貪贓枉法吃肥的？我吃他們的粥，我恨他們！我……

（咳嗽）

妻：別說啦！媽，你兒子的地方找妥啦。

母：妥啦就妥啦唄，卸下碾子套上磨，窮棒子到那裏還不是當牛馬。（咳嗽）你爺爺

給人家種份子地，扛大活，飢荒越拉越多，還不起，蹲八輩子蹲死的。你爹拉大鋸，一棵大樹身子倒下來，砸的吐了血……

妻：媽，別說你那些陳年老輩子的事啦。咱們好多日子沒吃頓飽飯啦，今兒個你兒子的地方也找妥啦，我去李大娘家借點米，做頓乾飯吧（下）。

母：你可要小心着點兒！你那個八杆子打不着的大舅——李明義那小子可不是個好鳥兒！在家大伙兒叫他李二混子……

李：（得意洋洋地上）你看：要是早碰見我，那能讓你們受窮罪——前天我和吳二爺

說，我的外甥來啦，二爺安排個地方吧，二爺說，「我一定幫忙……」

母：我知道你打腰，我還不知道你！

王：大舅，請坐。

李：你看，果然，昨下晚吳二爺跟日本人一說，就妥啦。真够面子！

王：大舅，冷吧？我架點火。

李：不用，不用，你們小人家檢點柴火可不易，我那個屋子我倒嫌牠太熱——不過呢，這年頭找個地方也真難：吳二爺跟日本人說了半天好話，你的事情才妥了的。

王：我這個拙嘴笨舌的，話也不會說，你替我謝謝吳二爺吧。

李：謝謝，那倒容易，咱們爺倆沒啥說的，吳二爺那裏呢——唉，就憑咱們的心吧，一句空話能過得去嗎？

王：那咋辦呢？大舅，你看看我這個家吧。

李：其實呢，也用不着大破費，吳二爺也不是那種人，只是請他吃頓飯也就行啦。

王：那要多少錢呢？

李：就算吃個套餐吧，來幾壺酒，加上小櫃兒賒的——有個四十、五十的也就够啦。

王：這年頭錢很毛的，照說，四十、五十的也算不了啥。可是，大舅，不瞞你說，我連四塊、五塊都沒有，我們一家人靠起粥鍋沾着。

母：好哇！地方還沒住上呢，囤套就套上來啦，你還是孩子的大舅呢！（咳）

李：二姐，你這是怎麼說！這是我要人情咋的？這是——

母：算了吧，地方咱們也不住啦，咱們打不起那份兒人情。

李：（看王，王在愁苦的想）那好吧，真是好心當成驢肝肺，不幹就辭退了吧，我走啦！

王：大舅，你再坐一會兒！

妻：（提一小包米上）大舅來啦，你坐呀——這是咋的啦？

李：咱們滿洲國人就是這個腦袋！老實說，這年頭找事情還有不大人情的？不大人情也進不去，進去也幹不長。我只是說，請吳二爺吃頓飯，你媽就火啦。真是山河易改，秉性難移，越老越偏！

王：大舅，讓我想一想，你再坐一會兒。

李：（坐）你看你媽，我的話還沒說完呢。錢嗎，我借給你們！誰讓咱們是親戚。我這個人就是這個脾氣，成全人就成全到底！

王：大舅，那要幹多少日子才能歸正？歸了正式工人能掙多少錢？

李：是的呀！進去好好幹，吳二爺那裏打對好，幹個三個月兩個月的，有你大舅在，還不就歸了正啦。一歸了正式工人，一天六塊，一個月是……三六一百八，那時候還能領配給糧，領工人服，領煙，領糖……比在外邊買賤老鼻子啦，包米麵一斤才幾毛錢……

妻：大舅，請吃飯要多少錢呀？

王：（搶着接過去）要四十塊。

妻：（想了一下）好，大舅，你看着辦吧！

李：是嗎！外甥媳婦還懂得人情，好吧，錢嗎，我借給你們。我這錢是放印子的。咱們遠近總算是親戚，就算你們三分利吧。現在錢毛的快，按一塊二一斤，折合成三十三斤包米麵，一年還清。這不是我小氣，咱們先小人後君子，這年頭我也不容

易：孩子又多，應酬又大。要不，幾十塊錢咱們爺們還過不着？——那一天請啊？

王：我這個笨手笨腳的，也拿不上桌面去，你就替我請了吧，反正我拿四十塊錢。

李：好吧，我走啦。

王妻：大舅，吃了飯再走吧？

李：不行啦，要上班啦（下）

母：看吧，這一下子你就叫他套住啦。他去請人家吃？吃個屁！

王：媽，你的話句句都對，我也都明白，可是，咱們不認頭又怎麼辦呢？

妻：你也不用發愁，剛才我都劃算好啦。咱們三口人，一天二斤包米麵，喝稀粥也够

啦；二斤是兩塊四吧；燒的呢，媽出去撿點煤球，掃點馬糞，湊付着也就不用買啦；獻金啦，水道啦，電燈啦，一天再打四毛；一共是兩塊八。你一天掙兩塊；

我縫活——就算有個孩子吧，一天也能掙個一塊來的；這不是三塊？一天剩兩毛，一個月剩六塊，十個月就是六十塊。他的本錢四十塊，利錢十個月十二塊，一共是五十二塊，十個月不就還清啦。再說，過幾個月你若歸了正，一天掙個五塊六塊的，咱們就能吃上窩窩頭啦。

母： 唉！不知道愁的孩子！——好吧，如意算盤你就打吧。（咳）你不是借米來了嗎？做飯吧，吃飽了再說。

——（幕落）——

第二幕

第一場

時間：王玉厚進廠數日後

地址：王工房

佈景：設「閻王殿」，殿外有工作案、電燈、木箱各一，爲工房（舞台前見附圖。遍貼標語談國事）
幕啓：由木坐閻王殿內，殿外捲簾，虎鉗、木工、鉗工……在做工。繼後在擦玻璃。

吳：（帶王上）照說，你還是我用上來的，我還能不向着你。可是，咱們都是吃人家這碗飯的，我也不敢不公事公辦——你剛來，就敢在班上偷窩窩頭吃，膽子可真不小。（進殿，說日語）這是前幾天用進來的零工王玉厚，剛才在班上一面鉗東西，一面偷吃窩窩頭。

王：我餓的實在受不住啦。看見豬槽下邊有半個窩窩頭，尋思反正是豬吃剩的，丟在那裏也是白扔——拿回來才吃了一口……（遞窩窩頭給山本）

山：（檢查窩窩頭，發現上邊有泥，用日語說）是的，這大概不是偷的，有泥，他才來，這一回可以不處罰他。告訴他，再有這樣的事可不行！

吳：（日語）他才來，不知道我們的規矩，還是讓他看看別人受處罰吧。

山：（日語）好。

吳：主任看見窩窩頭上有泥，證明不是偷的；可是，你在班上吃東西，還是犯規的。主任看你才來，這一回先不處罰你，只是讓你看看別人受處罰，看看我們的規矩——就在那個牆角站着。

李：（帶工人甲、乙、丙上）站好！咱們滿洲國人就是這付骨頭，不打不行——你來！（向山本鞠躬）報告主任，這小子是捲線部的，一個電滾裝了半個月還沒裝上，說他，還不服氣。

工甲：電滾子不是鬧着玩的，裝不好敢往外抬嗎？要是出了事我們不管，我兩天給你們裝一個！我……

山：（不等說完就打嘴巴；打完）好好幹，磨洋工，不行！

李：你來！這小子是鐵匠，在那裏窮搗蛋，半天連一塊鐵板，一根鐵棍都沒接上。

山：（站在那裏不說話）

山：你的說話，沒有？

乙：沒有！咱們說了也不算。

山：（摸起一把鐵尺，劈頭打去，週身亂打）

乙：（屹立不動）完了嗎？

山：沒有（又打，最後氣喘了）

乙：完了嗎？

山：完了！明天的，亂七八糟，再來！

乙：（一下台階，昏倒在地）

吳：（見大家想過來扶，出殿鎮壓）他裝像，幹你們的活——走，走！（出手槍）

李：你來——他是旋床子上的，他把風鏟刀也缺折（舌）啦，刀架子也碰掉啦……

丙：那塊鐵上床子以前，我就跟班長說：忒硬，怕不行，他不聽，硬叫上上去，怪我

嗎？

山：你的說話，不要！（抽皮帶打）我的看看。亂七八糟，憲兵隊去！（與李，丙下）
吳：（向乙）別裝像啦，睡着啦？（踢乙，乙不醒）來兩個人，把他擡出去！（雜役與

庚把乙扶起來，乙睜眼叫痛，庚與雜役抹眼淚，下。吳下殿巡視）磨洋工的磨洋工，破壞的破壞，犯到人家手裏，那就只好公事公辦。再說：吃人家的飯，不給人家好好幹活，良心都長在胳膊窩裏啦。

張：（故意揮斷一根鐵鎚，吐上吐沫，其他工人紛紛往後台丟東西）咱們的良心長到胳膊窩裏啦；可是咱們總還有良心，總還沒給人家當狗腿。

吳：張德山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我又沒說你，別仗着你是個老傢伙，『麻歇兒』，滿嘴噴糞——你說，誰是狗腿？！

張：誰是誰知道。

吳：你們大伙兒都聽見啦，他說我是狗腿（掏出日記本記）

庚：（上）我沒聽見吶！你說啥？

衆：咱們都沒聽見。